



# 从空间扩张到功能转型——上海城市的更新再造

王伟强\*

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上海 200092

\* E-mail: [wwq@tongji.edu.cn](mailto:wwq@tongji.edu.cn)

收稿日期: 2022-09-16; 接受日期: 2023-01-16; 网络版发表日期: 2023-04-13

**摘要** 从规划学科史的视角分析比较了上海四个重要历史时期的城市总体规划, 无论是从城市性质、功能定位, 还是区域空间组织结构的演进, 都反映出上海从增量式的城市扩张向内涵式城市更新转变的历史演进规律. 前三版总体规划指引完成了建设“重要的工业基地”“奠定城市复兴的基础”“建构国际化大都市的空间框架”的历史使命, “上海2035”, 则突出强调了文化向量, 打造“卓越的全球城市”, 并确立了“存量更新”“有机更新”的未来发展方式. 文章结合上海城市更新实践, 指出为应对发展转型的挑战, 我们应有的思考转变方向.

**关键词** 空间扩张, 功能转型, 上海总体规划, 有机更新

## 1 引言

城市发展是在长期的渐进性与短期的突发性中交互演进的, 而上海近现代的发展却表现出十分活跃的突发性. 新中国成立以来, 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 上海的城市发展翻天覆地, 城市功能定位经历了“多功能消费型城市”“单一功能的工业城市”“国际经济、金融、贸易中心”“卓越的全球城市”等多次转变; 城市空间结构从过去的单中心向多中心、区域一体化结构不断优化. 这种演进既受国内外政治经济发展的影响, 也是城市自身的各种社会力量相互作用的空间反映<sup>[1,2]</sup>.

考察这种演进可以有多种学术视角, 如历史学侧重于历史与社会变革的进程关系; 政治经济学侧重分析政府管治、市场化及全球化过程, 以及各利益团体的作用. 本文从规划学科史的视角, 通过分析上海各

时期编制的城市总体规划的演化, 来考察城市发展演进的规律, 利用总体规划编制的技术理性特征, 来客观反映社会发展进程. 城市总体规划是我国的法定规划, 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等其他上位规划紧密相扣, 其主要任务包括三个层次: 一是提出规划期内的城市目标定位和发展战略, 二是确定城市的发展规模和空间布局, 三是制定主要建设任务和实施措施. 在空间范围上包括市域和中心城区两个层次. 城市总体规划既包含对既往建设的总结, 还有对未来发展的预测, 也是城市建设和管理的依据. 由此可见, 回顾上海各阶段编制的城市总体规划, 能够系统地梳理城市发展、扩张、转型的演进过程以及社会经济变革和政府治理愿景.

通过分析上海1959年、1986年、2001年及2017年四个重要历史阶段编制的城市总体规划, 可以看出上海这个曾经的远东金融中心、消费城市, 经历了社会

引用格式: 王伟强. 从空间扩张到功能转型——上海城市的更新再造. 中国科学: 技术科学, 2023, 53: 721–728

Wang W Q. From spatial expansion to functional transformation——The urban regeneration and reconstruction of Shanghai (in Chinese). Sci Sin Tech, 2023, 53: 721–728, doi: [10.1360/SST-2022-0261](https://doi.org/10.1360/SST-2022-0261)

主义改造及改革开放, 成为轻工业生产性城市、重化工业城市以及金融中心、贸易中心、文化中心、航运中心的扩张过程, 及至提出“卓越的全球城市”及“内涵式发展方式”的宏大转型。在这快速扩张与转型背后, 是各阶段政治变革与社会演进过程的彰显。

## 2 扩张

抛开20世纪40年代民国政府编制的“大上海都市计划”, 以及1953年由苏联专家穆欣主持编制的脱离实际过于理想化的规划, 上海真正意义上的扩张, 始于1959年。

### 2.1 1959年上海城市总体规划: 从消费城市转向生产城市

新中国成立后, 在计划经济主导下, 上海按照中央政府的统一部署, 本着“先生产、再生活”的原则发展工业。城市职能由一个多功能的外向型经济中心城市转变成单一功能的内向型生产中心城市。为支持上海发展, 1959年国务院调整区划, 将江苏省的嘉定、上海、松江等10个县划归上海, 辖区面积从606.18 km<sup>2</sup>扩大为6185 km<sup>2</sup>, 为上海转型提供了空间保障。1959年, 建设部上海规划工作组指导编制了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 规划确定在妥善全面地安排生产和保证人们日益增长的需要的的基础上, 工业进一步向高、精、大、尖的方向发展。规划提出的城市建设方针是: 逐步改造旧市区, 严格控制近郊工业区, 有计划地发展卫星城镇, 并首次将规划范围扩大至全市域(图1)。上海逐渐成为中国重要的工业基地之一, 为国家财政做出支柱性贡献<sup>[3]</sup>。

这一版的总体规划, 是上海发展百年的一次重要的扩张。其积极意义在于: (1) 调整区划, 解决了城市发展面临的空间制约, 作为城市快速发展时期空间拓展的制度性安排, 也为未来上海都市圈空间结构的形成奠定了初步基础; (2) 重点调整了工业布局, 新开辟八个工业区; (3) 提出疏散中心城人口, 首次提出吴泾、闵行、安亭、嘉定、松江五个卫星城, 并编制“卫星城规划”; (4) 要求逐步改造旧市区, 对控制旧市区的盲目发展和有计划地建设郊区城镇发挥了积极作用。这些举措是上海空间扩张的一次重大飞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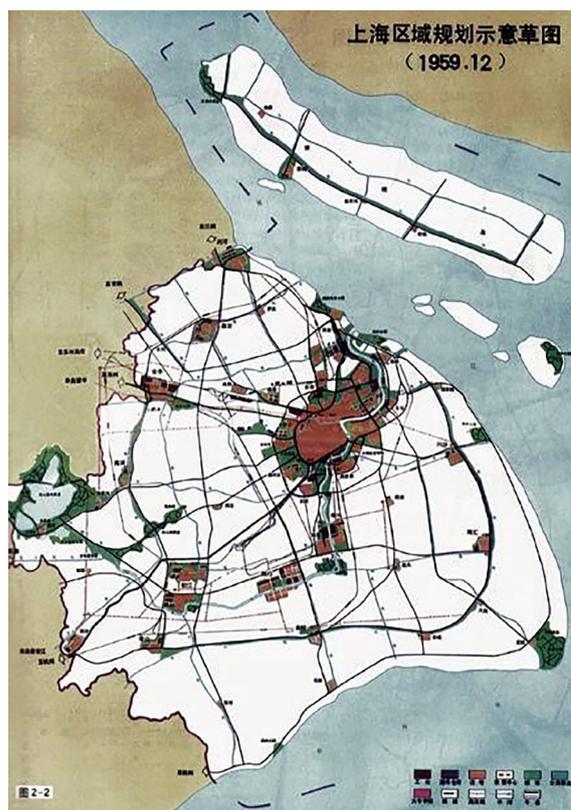


图1 (网络版彩图)1959年上海区域规划示意草图。资料来源: 上海城市规划志

Figure 1 (Color online) 1959 Shanghai regional planning sketch. Source: History of Shanghai Urban Planning.

### 2.2 1986年上海总体城市规划: 过渡时期的迷茫

为了从以轻工业为主导, 向石油石化、钢铁等重化工业的发展转型, 上海自20世纪70年代始建设了宝山钢铁、金山石化两大产业基地和相应的宝山、金山两个卫星城, 引导上海向杭州湾和长江南岸两翼发展, 从过去以单一工业主导的内向型生产性城市逐步转变为多功能的外向型经济中心城市。尤其是为了城市布局扩张和优化, 破解基础设施和住房建设的急迫性约束, 上海编制了1986年城市总体规划<sup>[4,5]</sup>。

延续了1959年提出的建设卫星城的构想, 本次总体规划为上海逐步改变单一中心的城市布局、建设中心城和卫星城提供了指引, 强化了“疏散城市人口与功能”“形成多心多核的城市功能结构”的要求。城市定位上提出“我国最重要的工业基地之一, 也是全国最大的港口、贸易中心、科技中心和重要的金融中心、信息中心、文化中心”。空间布局上提出改造和建设中心

城, 积极开发浦东地区; 充实和发展卫星城, 有步骤地向杭州湾北岸的金山和长江口南岸的宝山“两翼展开”。首次明确了“上海中心城-卫星城-郊区小城镇-农村小集镇”的城镇体系等级结构, 形成功能相对独立平衡, 多层次的公共活动中心体系(图2)<sup>[6]</sup>。

1990年, 国务院宣布开发开放浦东. 1992年的《浦东新区总体规划》提出, 通过浦东新区开发, 带动浦西的改造, 恢复和再造上海作为全国经济中心城市的功能, 为上海建设成为国际经济、金融、贸易中心之一奠定基础. 自此, 上海的城市空间布局由南北“两翼展开”再添“东进序曲”。

总体来看, 1986年版总体规划的成就在于: (1) 延续了1959年提出的核心思想, 逐步改变单一中心的城市布局、建设中心城和卫星城; (2) 建设金山石化和宝山钢铁两大产业基地和金山卫、吴淞-宝山两个卫星城, 城市空间格局完成南北两翼起飞的布局结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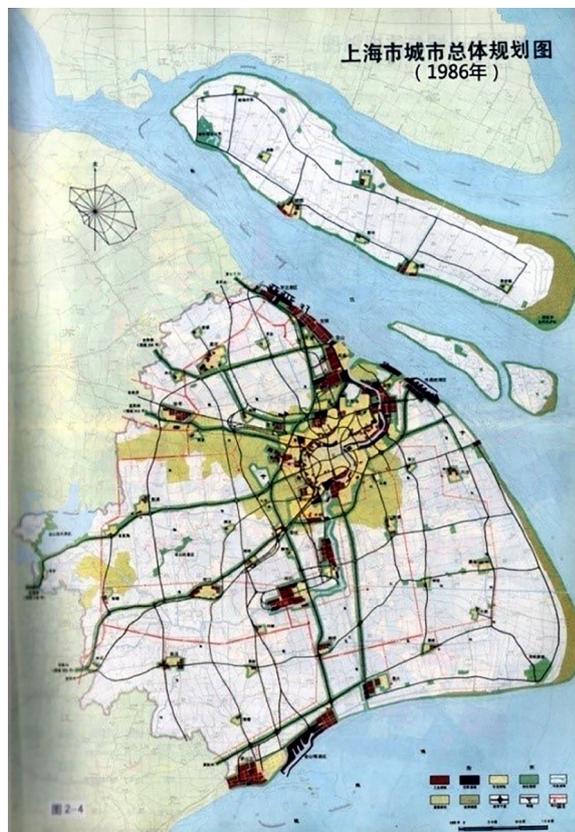


图2 (网络版彩图) 1986年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图. 资料来源: 上海城市总体规划方案(1986年经国务院批复)

Figure 2 (Color online) 1986 Shanghai urban master planning sketch. Source: Shanghai Comprehensive Planning (approved by the State Council in 1986).

(3) 这是一个从计划经济向市场模式过渡的重要转型期成果, 提出了开发浦东的概念, 并出台1992年《浦东新区总体规划》, 为总规打了补丁, 也掀开了面向21世纪上海发展序幕<sup>[7]</sup>。

### 2.3 2001年上海城市总体规划: 全球城市的愿景

围绕建设交通工程、调整工业布局、改造危棚简屋三大重点, 上海加快了大规模城市建设的步伐, 中心城集聚、辐射功能得到进一步加强, 郊区经济实力明显提高, 逐步从传统的工商业城市转向国际经济中心城市的发展格局. 2001年总体规划在延续1986年的“多心开敞”理念下, 进一步强调了新时期上海将推进浦东新区的功能开发。

2001年, 国务院批复了《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1999~2020年)》. 明确以外环线以内地区作为中心城区范围, 人口控制在800万人, 也是上海市城镇体系的主体; 并首次提出规划11个新城, 形成“中心城-新城-中心镇-集镇”组成的多层次城镇体系和由沿海发展轴, 沪宁、沪杭发展轴和市域各级城镇等组成的“多核、多轴”市域空间布局结构, 以及“多心、开敞”的中心城区空间布局结构, 结构得到进一步优化(图3).

2001年总体规划突出表现为: (1) 从长三角区域整体协调发展出发, 构建发展上海都市圈的初步框架, 初步形成区域一体化思想, 服务全国; (2) 完善城市空间布局结构和城镇体系, 强调城乡均衡发展; (3) 进一步强化浦东开发战略的推进, 做实上海国际经济、金融、贸易和航运中心的地位; (4) 建设了洋山深水港、虹桥综合交通枢纽、城市轨道交通网络等一批大型基础设施, 提升了城市形象和国际竞争力。

## 3 转型

考察各版总体规划, 不难发现不管各时代困难如何, 一个共同的规律均是通过做大增量解决各时期发展的问题. 无论是人口规模的扩大、用地规模的扩张、区域职能定位的集聚、功能业态的提升, 通过扩张、做大来化解矛盾、壮大自己, 尤以新城和新区建设成就显著. 但是, 当2014年上海开始着手研究编制新一轮城市总体规划, 也就是所称的“上海2035”时, 通过梳理家底, 赫然发现上海辖区的6340 km<sup>2</sup>中, 建设用地已超50%, 用地结构不合理、多项发展指标已



图3 (网络版彩图) 2001年上海市城镇体系规划图. 资料来源: 上海市城市规划管理局网上信息公开文件

Figure 3 (Color online) 2001 Shanghai urban system planning. Source: Public information online documents of Shanghai Urban Planning Bureau.

临近“天花板”, 生态环境、基本农田、水资源、建设用地面临全面困境. 因此, 转变发展思路刻不容缓. 以土地约束条件求发展, “存量发展” “减量发展” “逆生长”等新观念应运而生<sup>[8]</sup>.

随之, 先后有2015年5月的上海市政府发布《上海市城市更新实施办法》、2017年11月的上海市规划和国土资源管理局印发《上海市城市更新规划土地实施细则》、2017年12月的国务院批复原则同意《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2017-2035年)》(简称“上海2035”)、2021年8月上海市人大常委会通过了《上海市城市更新条例》, 这些文件共同的指向都要求实现“从增量发展向存量更新”的模式转变. 这反映出“上海2035”编制前所面临的矛盾与以往完全不同, 既是一次城市发展的转型, 也需要一次思想观念的转变.

### 3.1 “上海2035”总体规划: 卓越的全球城市愿景

2017年12月5日国务院原则批复《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2017-2035年)》, 规划明确了上海的城市性质: 我国的直辖市之一, 长江三角洲世界级城市群的核心城市, 国际经济、金融、贸易、航运、科技创新中心和文化大都市, 国家历史文化名城, 并将建设成为卓越的全球城市、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 同时, 规划还阐述了上海的发展目标愿景: 卓越的全球城市, 令人向往的创新之城、人文之城、生态之城, 具有影响力的社会主义国际化大都市. “创新、人文、生态”深化了“卓越的全球城市”的内涵, 体现了上海作为创新发展的先行者, 坚持生态环境保护的基本国策, 彰显人性化与城市特色魅力.

在空间体系方面, “上海2035”以更开阔的视野和更高的定位, 聚焦区域和市域范围谋划了上海未来发展的战略框架. 通过强化在生态保护、设施共享、城镇布局、产业发展、港口资源、河口海岸空间利用等方面的统筹力度, 逐步形成东部沿海战略协同区、杭州湾北岸战略协同区、长江口战略协同区和环淀山湖战略协同区四个近沪战略协同区, 全面推动区域协同发展. 市域范围内, 提出通过构建生活圈网络, 优化城乡体系和多中心公共活动体系, 形成“一主、两轴、四翼, 多廊、多核、多圈”的市域总体结构, 打造全球城市核心区. 规划以生态基底为硬约束, 构筑“双环、九廊、十区”的生态空间体系. 规划提出发展引领长三角世界级城市群, 构建大上海都市圈(图4和5)<sup>[9]</sup>.

“上海2035”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1) 上海战略目标定位于“建设卓越的全球城市”, 这种人文向量的追求涵盖了经济、社会、政治等多方面, 体现出上海趋向成熟的发展姿态; (2) 空间发展方式从“增量发展”转向“存量更新”、要“减量增长”、要“有机更新”, 这是城市发展转型的要求, 对空间品质、生活品质和发展质量的追求; (3) 在发展目标上, 从过去的追求经济效益、空间形象, 转向追求公共服务、社会、文化、环境等综合价值; (4) 在发展机制上, 从过去强调政府与市场的合力主导, 转向政府、市场、社会公众力量结合, 强调要精细化制度设计, 协同进化的治理.

上述转变体现出上海发展模式的转变. “上海2035”提出将以“底线约束、内涵发展、弹性适应”的发展思维, 牢牢守住“人口规模、建设用地、生态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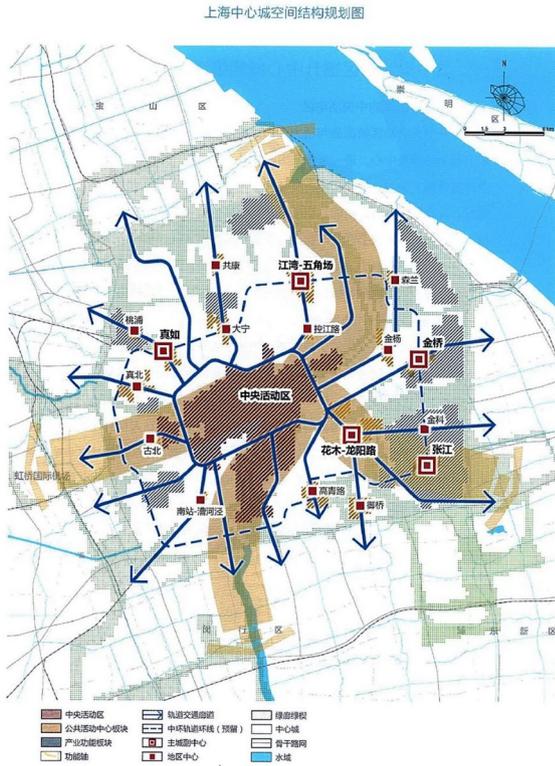


图4 (网络版彩图) 2017年上海中心城空间结构规划. 资料来源: 《上海市总体规划(2017-2035年)》(2017年经国务院批复)

Figure 4 (Color online) 2017 spatial structure planning of Shanghai central city. Source: Shanghai Master Plan (2017-2035) (approved by the State Council in 2017).

境、城市安全”四条底线, 实现内涵发展和弹性适应, 被称为“开启了城市更新的时代”。

### 3.2 内涵式的发展模式——城市更新

城市更新是对不适应社会发展需要的建成环境进行的干预, 是以土地再开发为核心的一种经济活动, 也是以社会关系重构为契机的社会建设, 更是政府管治、公众参与的社会治理, 具有多重目标性. 它需要对空间、时间和政策做出系统安排。

其实, 城市更新与城市扩张如影随形. 无论是旧中国资本在外滩多轮的迭代开发, 或是新中国拆除旧格局、建设工业城市, 改革开放后中心城区“退二进三”“旧区改造”都属于更新改造活动. 然而当我们对标全球城市时, 会发现发达的城市建设更具有一种文化姿态, 采取延续和修补的逻辑, “在城市上建造城市”, 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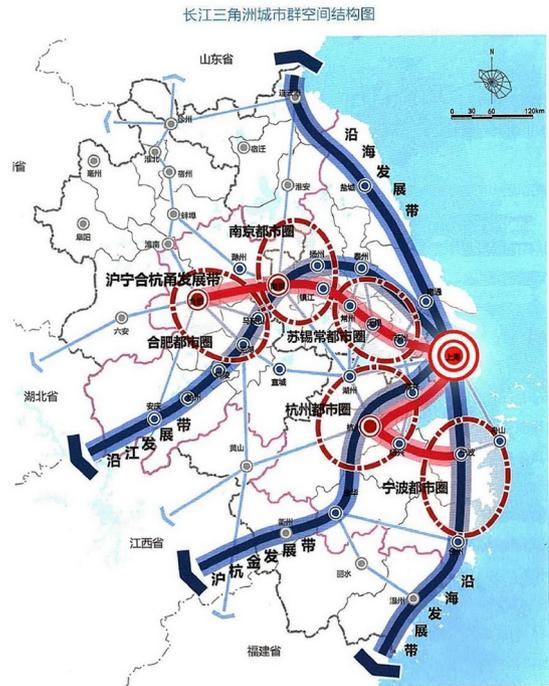


图5 (网络版彩图)长江三角洲城市群空间结构. 资料来源: 《上海市总体规划(2017-2035年)》(2017年经国务院批复)

Figure 5 (Color online) Spatial structure of Yangtze River Delta urban agglomeration. Source: Shanghai Master Plan (2017-2035) (approved by the State Council in 2017).

出保留各个时代的拼贴痕迹及文化特征, 无疑值得我们在资源环境紧约束, 对社会、文化、环境日益重视之际学习借鉴. 回顾上海近些年城市更新实践, 可以看到在以基础设施为导向、以历史风貌保护为导向和以社区营造为导向的城市更新领域成就显然。

#### 3.2.1 以基础设施为导向的城市更新——外滩地区综合改造工程

外滩是上海城市建设的精髓所在, 但受制于交通及防汛排涝等问题, 自新中国成立后, 外滩历经了两次大规模的改造. 第一次改造是在20世纪90年代初, 以交通和防汛功能为主导, 按照千年一遇的防洪标准建设箱体防汛墙, 道路交通方面形成中山东一路双向十车道. 经过改造形成了外滩开敞壮观的景观格局, 但滨水区因被大尺度交通干道隔离而成为“孤岛”. 第二次改造是在2007年, 值上海举办世界博览会之机, 将外滩改造为具有国际水准的一流滨水空间, 环境友好的城市客厅. 外滩综合改造工程国际征集选用了哈

佛大学克里格教授的方案，克里格教授曾主持波士顿“大开挖(Big Dig)”项目，他的设计强化了城市与岸线之间的垂直联系，利用外滩的曲线塑造景观的层次和深度，建立滨水地区与城市空间肌理和功能活动的双重呼应，运用“城市思维”，将外滩作为城市交通和景观工程与城市CBD功能的塑造，乃至整体城市品质的提升以及城市问题的系统化解决结合起来。

外滩地区综合改造工程的关键之举是外滩隧道的开挖，通过新建一条双层6车道的地下快速路，分流了快速过境交通，地面道路则由10条车道减少为4条车道，局部增加2条备用车道，释放出来的地面空间转变为市民休憩游览的公共空间，建立起城市功能与滨水空间的紧密生动的联系。本次改造公共空间面积增加了40%，在地面层和平台层之间增设了中间平台广场层和缓坡，使外滩的空间体验更加亲切和生动，重新整修了外白渡桥，拆除了与城市景观不和谐的“亚洲第一弯”高架桥，打开了北侧的公园，增设了若干个节点广场，形成开敞丰富的公共活动空间，南侧公交枢纽和十六铺码头区的提升开启了“南外滩”发展的序章。昔日割裂局促的外滩转变为人性化的高品质滨水空间<sup>[10]</sup>。

外滩地区的“大开挖”让人不禁联想到美国波士顿的“大开挖”。然而外滩工程的总投资严格控制，工期也仅为33个月，相比之下，波士顿大开挖历时16年，耗资巨大。这也从一个侧面显示出未来以基础设施为导向的城市更新在中国城市发展中有望发挥其独特而重要的作用。

### 3.2.2 以历史风貌保护为导向的城市更新——外滩源地区更新改造

外滩地区综合改造工程，尤其是外滩隧道大开挖项目、滨水景观改造项目顺利实施形成触媒效应，以全局性、系统性激活了外滩地区的整体发展，为外滩源项目改造实施、外滩历史风貌区的保护打开了新局面<sup>[11]</sup>。

外滩源位于黄浦江和苏州河交汇处，是上海城市近代化的起点和商业文明的起源，拥有原英国领事馆及领事官邸、益丰洋行、亚洲文会等14幢优秀历史建筑，成为集历史文化、金融商务、旅游休闲于一体的标志性区域。自2002年由常青院士领衔开展保护性研究，随后市政府开展国际方案征集，采用意大利格力高蒂事务所方案，力求重现风貌、重塑功能，挖掘历

史地段的人文价值。同时，郑时龄院士带领团队与外方合作，完成了各历史建筑的测绘和控制图则，并从历史考证、修缮方法、材料选用等给与指导，取得较好的成效。

外滩源历史建筑的修缮通过修旧如旧的保护挖掘建筑的潜在价值，整理恢复原有的城市肌理，重点呈现了圆明园路、虎丘路等的历史街道风貌，结合新的功能按照“外旧内新，新旧呼应”的基调布局新建筑，同时打造了苏州河水岸、外滩源33号花园等公共空间，成为“经典黄埔”的新地标。

### 3.2.3 以社区营造为导向的城市更新——老旧小区的更新改造

2020年7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全面推进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工作的指导意见》明确2020年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3.9万个。这里所说的“老旧小区”通常是指自20世纪50年代之后，由政府、单位出资建设的职工住宅居住区，或称为工人新村，也包含或混杂有各时期历史建筑的老旧小区。与新建商品房相比，老旧小区建设标准低、质量差、户型小，养护不足，社会矛盾突出，早已呈破败相、跟不上时代的发展，是上海城市更新中的痛点和难点。

早在1999年上海就开始对老旧小区开展“平改坡工程”，后来还延伸出节能改造、“九小工程”、适老化改造等一系列更新工作。2015年5月上海发布《上海城市更新实施办法》与《中共上海市委上海市政府关于进一步创新社会治理加强基层建设的意见》等文件，并同步出台街道体制改革、居民区治理体系完善等6项配套文件，将政府权力下放到街道层面以及扶持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更新等机制，推动了上海社区规划与更新的发展<sup>[12]</sup>。

在社区更新实践方面上海也涌现出一些优秀案例。曹杨新村是上海市政府于1951年建设的新中国第一个工人新村，它见证了新中国成立后上海住宅发展的整个过程。曹杨新村的规划采用了“邻里单位”的规划理论，总体布局自由活泼，规划结构则采用了“街坊-街坊群-新村”层级清晰的组织模式，道路分级分类，住宅成组成团，打破行列式布局的单调，将原有地貌中河浜水系组织在环形绿地系统中，并打造核心区公共服务体系，迄今仍被称赞。为迎接举办2021年上海城市空间艺术季，曹杨新村开展了一系列更新改造，包括

曹杨一村优秀历史建筑的修缮改造、桂巷路步行街、百禧公园等公共绿地系统的环境提升, 提高公共服务水平, 从过去的“邻里单位”到现在的“15分钟社区生活圈”, 创造“宜居、宜业、宜学、宜养、宜游”新型社区<sup>[13]</sup>.

如果说曹杨新村体现出一种“自上而下”的行政意志, 那么田子坊的更新改造则可以称为“自下而上”的社会实践. 田子坊社区内主要是里弄住宅, 其中, 早年为安排知识青年回乡就业, 上海鼓励街道创办了一批街道工厂, 形成工业、居住混合的模式. 至20世纪90年代实施“退二进三”, 空置的厂房吸引了大批艺术家入驻, 形成了创意产业园的雏形. 厂房供不应求后, 艺术家们又外溢至周边居民区, 而逐渐形成了一个新型的活跃社区. 田子坊的更新改造, 并不在政府计划之中, 完全是居民自主更新, 而后政府再加以规范和引导. 所以, 田子坊早期更新没有规划图, 边界也是随市场变化而动态调整, “鲜活生长”. 这当中虽然存在“居改非”、“改变土地用途”等一系列问题, 但在原卢湾区政府和人大考察研究后, 通过统一的规范和管理, 将民间自发的无序发展经营, 引导至体制化管理体系中, 并对基础设施升级改造. 2005年, 田子坊被上海市政府授予第一批创意产业园区, 园区内业态丰富、企业来源遍布世界各地, 成为上海的新名片<sup>[11]</sup>.

## 4 结语

回顾各个历史时期的上海城市总体规划, 可以看到上海的城市发展经历着从增量式的城市扩张向内涵式的城市更新的历史演进. 1958年总体规划以发展工业基地为目标; 改革开放以后, 1986年的总体规划走向综合性经济中心的定位; 新世纪以来, 上海立足全球化发展的宏观背景, 发挥区域核心功能, 提出了“四个中心”的功能定位; 在初步建构起国际化大都市的空间框架后, “上海2035”, 突出强调了文化向量, 要把上海打造成“卓越的全球城市”这一宏伟的目标, 并确立了“存量更新”“提升品质”“有机更新”的未来发展方式.

但是, 应该指出, 由于长期来我们习惯于大拆大建、扩张式发展, 对于“存量更新”“有机更新”还有诸多不适, 在思想观念, 尤其制度建设上还存在瓶颈制约, 还需要我们在组织机制上, 从“政府主导、自上而下”转变为“政府引导、多元参与”; 在资金筹措上, 从“政府财政拨款”转变为“多元主体市场化投融资”; 在制度法规上, 从“规章限制严格”转向“激励制度创新”; 在工作方法上, 从“目标导向规划”转变为“问题导向规划”.

“城市是有机的, 城市更新只有进行时, 没有完成时.”

## 参考文献

- Zheng S L. Modern Architectural Style in Shanghai (in Chinese). Shanghai: Tongji University Press, 2020 [郑时龄. 上海近现代建筑风格. 上海: 同济大学出版社, 2020]
- Wang W Q. Building Harmonious Cities—The Empirical Analysis Study Through the Perspective of Political Economics on Urban Form (in Chinese). Beijing: China Architecture & Building Press, 2005 [王伟强. 和谐城市的塑造——关于城市空间形态演变的政治经济学实证分析. 北京: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05]
- Shanghai Urban Planning Chronicle Compilation Committee. History of Shanghai Urban Planning (in Chinese). Shanghai: Shanghai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Press, 1999 [上海城市规划志编纂委员会. 上海城市规划志. 上海: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99]
- Shanghai Urban Planning and Construction Bureau, Shanghai Urban Planning and Design Research Institute. Shanghai Comprehensive Planning (in Chinese). 1986 [上海市城市规划建筑管理局, 上海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上海城市总体规划方案. 1986]
- Li J C. Modern city and economic, technological an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policies—Opinions on Shanghai’s master plan (in Chinese). City Plan Rev, 1984, 5: 38–41 [李金昌. 现代化城市与经济、技术和环保政策——向上海总体规划进言. 城市规划, 1984, 5: 38–41]
- Chang Q. A Study on the Bund Section of Nanjing Road in Shanghai (in Chinese). Shanghai: Tongji University Press, 2005 [常青. 大都会从这里开始: 上海南京路外滩段研究. 上海: 同济大学出版社, 2005]
- Sun S W, Zhou Y. A study on the regeneration mechanism in Tianzifang area, Shanghai (in Chinese). Urban Plan Forum, 2015, 5: 39–45 [孙施文, 周宇. 上海田子坊地区更新机制研究. 城市规划学刊, 2015, 5: 39–45]
- Shi Y X, Chai X X. Control is for better development—On the strategic thought of Shanghai Master Plan (in Chinese). City Plan Rev, 1985, 1: 7–

- 10 [史玉雪, 柴锡贤. 控制是为了更好地发展——略论上海总体规划的战略思想. 城市规划, 1985, 1: 7–10]
- 9 Xiong L X, Huang J M. The review and prospect of Shanghai comprehensive plan in the open-ing-up and reform era (in Chinese). *Urban Plan Forum*, 2012, 2: 97–100 [熊鲁霞, 黄吉铭. 改革开放后上海城市总体规划回顾与展望. 城市规划学刊, 2012, 2: 97–100]
- 10 Shanghai Municipal People’s Government. *Shanghai Comprehensive Planning (2017-2035)* (in Chinese). Shanghai: Shanghai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ress, 2018 [上海市人民政府. 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2017-2035年). 上海: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2018]
- 11 Shanghai Urban Planning and Land Resources Administration, Shanghai Urban Planning and Design Research Institute. *Urban Regeneration—Shanghai Action* (in Chinese). 2015 [上海市城市规划和国土资源管理局, 上海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城市有机更新——上海在行动. 2015]
- 12 Editorial Department. Expert perspective: Interpretation of Shanghai Urban Master Plan (2017-2035) (in Chinese). *Shanghai Urban Plan Rev*, 2018, 2: 52–56 [本刊编辑部. 专家视角: 《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2017-2035年)》解读. 上海城市规划, 2018, 2: 52–56]
- 13 Chen R. Planning practice of Shanghai’s 15 minute community life circle for improving quality and promoting implementation (in Chinese). *Shanghai Urban Plan Rev*, 2018, 2: 84–88 [程蓉. 以提品质促实施为导向的上海15分钟社区生活圈的规划和实践. 上海城市规划, 2018, 2: 84–88]

## **From spatial expansion to functional transformation——The urban regeneration and reconstruction of Shanghai**

WANG WeiQiang

*College of Architecture and Urban Planning, Tongji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92, China*

This paper analyzes and compares the Comprehensive Plan of Shanghai over four important historical periods. In terms of the nature of the city, functional positioning, and regional spatial organization, the historical evolution of Shanghai shows a transformation from incremental urban expansion to connotative urban regeneration. The former three editions of the Comprehensive Plan addressed the historical mission of building an “important industrial base” “laying the foundation for urban rejuvenation” and “building a spatial framework for an international metropolis”. The current edition of “Shanghai 2035” highlights the cultural sector, the building of an “excellent global city”, 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future development mode of “stock renewal” and “organic regeneration”. In combination with Shanghai’s urban regeneration practice, other directions need to be considered to cope with the challenges associated with development and transformation.

**spatial expansion, functional transformation, Shanghai comprehensive planning, organic regeneration**

doi: [10.1360/SST-2022-0261](https://doi.org/10.1360/SST-2022-0261)